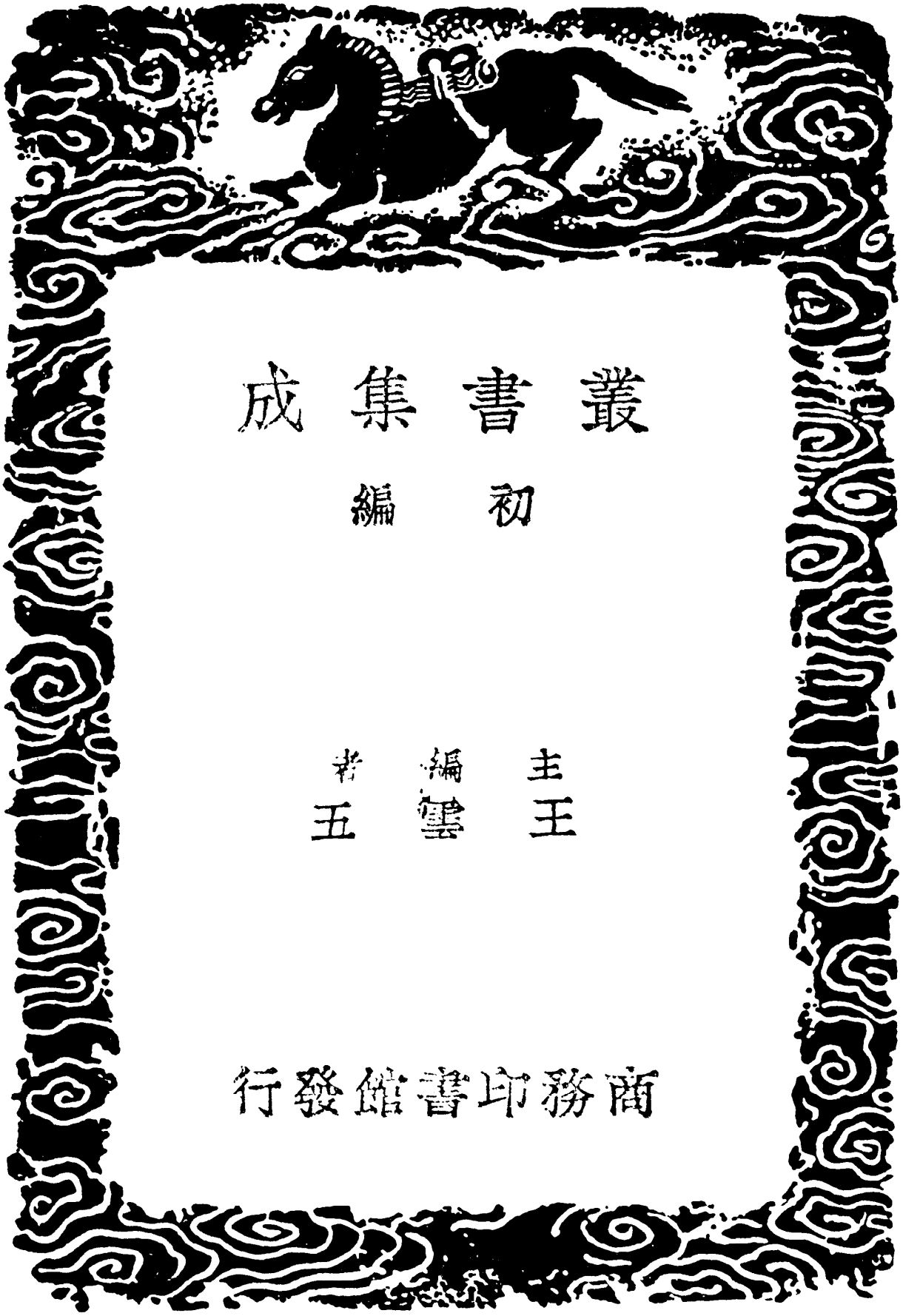
公是弟子記 附錄

聲隅子歔欷瑣微論

600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公是弟子記

附錄

劉敞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聚珍本分作四卷知不足本合爲一卷內容相同知不足校刻南宋本故據以排印並附聚珍本提要於後

公是弟子記

公是先生弟子記

劉子曰。四十而仕。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不惑然後可以爲士。知命然後可以爲大夫。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幷總萬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明德制義。不失其方者。禮是也。禮者道之中也。

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皇焉爾。簡牘焉爾。

君子之謀也。盡下而用其所長。不以己奪人。故曰功成而已矣。事立而已矣。衆人盡其慮。而君子受其名。

道之勢似迂闊。道之文似詭僞。道之情似剛狷。勢無迂闊則鄙。文無詭僞則野。情無剛狷則蕩。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

天可順而不可恃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諂也。

廟中其至矣。百官備。萬物具。不言而事行。無爲而功立。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變魯之實也。脩己以安人。

治天下其猶作樂乎。作樂者備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治天下者進賢能。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是故樂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賢不能名焉。

政莫美乎簡易。何爲而可。曰繁矣而後求簡焉。難矣而後求易焉。簡之而簡者。繁不可如何矣。易之而易者。難不可如何矣。

儒者之原。仁義也。樂工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衆。而知律呂者寡。原仁義者衆。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天下之道。莫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疑是二段。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物而不爲。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爲者。有所因之。

君人議道。有司守法。君人議道。故議道者。君人之德也。有司守法。故守法者。有司之器也。

古所以治者。當其分也。古所以亂者。違其分也。當其分而勸。違其分而競。勸則事立。競則怨作。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樂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哀也。無傷善之心。此之謂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徵。徵不足而諭。諭不足而類。類不足而辯。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辯其末也。

天有常運也。地有常勢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萬世後者。由今日知之。雖有至愚之人。而不疑於天、不惑於地、審必然也。審必然則不可敝以辭。不可敝以辭者。衆人皆然。而君子爲甚。是故聖賢之事。出於上、古者。雖甚遠。必有以信之。雖甚幽。必有以明之。雖甚繁。必有以詔之。雖甚

亂。必有以治之。

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於書。聽理者不惑於言。不惑於書。可以爲師。不惑於言。可以爲友。

漢武帝好馬。而余吾渥洼爲之出馬。葉公好龍。而龍亦下之。高宗好賢。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此皆可以謂篤好之矣。

桂厲叔事莒敖公。不見用而死。其難。曰。吾以羞後世不知臣者。狼瞫黜於晉。不肯爲亂而死。國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諱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衰宋之主。怒言白也。

趙王殺其良將李牧。而作山木之謳。項羽既敗。悲歌慷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東市。嘻吁感動。使彼早自警。安有此患哉。

齊靈公淫於崔氏。崔氏殺之。將死。曰。請自刃於廟。楚成王求食熊蹯而死。趙武靈王梁武帝探鳥彀而食。胡亥曰。願爲黔首。皆不忍平居爲善。而希望須臾之生。

楚靈王聞諸公子被殺。自投車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商君設法殘民。及死之日。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乎。使此兩人幸而免。猶自以爲行之是也。楚莊王曰。吾以不祥道民。則災及吾身。

桀紂可與爲善。哀平不可以圖存。非桀紂優也。時勢失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誓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爲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下天子也。以百乘爲軍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餘以爲廝役，扈養者。凡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改武王戎車三百兩。則虎賁三百人。

漢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衞青、霍去病、李廣、楊僕、諸酷吏皆爲用。及後悔之。封丞相爲富民侯。而瞍粟都尉趙過、平都令光。更以務農重穀進。天下亦翕事賴之。此一君之身。終始相反如此。而隨其取捨。輒皆得人。外則伸威四夷。內則安養百姓。世豈乏士哉。常患人主不求也。

禮不以近人爲達。樂不以易備爲樂。事不以便用爲利。味不以爽口爲美。行之似迂遠。作之似疎拙。居之似愚樸。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既已成。偷僞者不能入。

物謂之命。生謂之性。道謂之情。情者。聖人所貴也。詩書禮樂所由作也。仁義忠信所由顯也。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眞。三者異趨同亂。不可以爲王伯之民。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顏回。季康子問弟子好學。子曰。顏回。好之者、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聖人之好學也。

齊桓欲用管仲。求之於魯。魯施父曰。不如殺之。衞鞅爲秦伐魏。破魏師。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誅鞅也。夫不忍克己爲德。而謀害人之臣。猶竊鈴掩耳也。智至於自欺而已。

教民者禮樂爲急。非謂三王之禮。五帝之樂也。時禮時樂。禮諭其制。樂諭其功。百姓鼓之舞之而不敢叛焉。

教民以學。爲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爲將用之也。是故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推鬼神虛無。詭聽易視。乘人以□如此者執而殺之。民、難聚也。而易散。難安也。而易危。聚之有道。安之有術。不出於人情而已矣。

叔贛問曰。尙書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春秋收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二者無異乎。曰無異。何謂無異也。曰忘其過。不忘其惡。貶其惡。無貶其過。

仁義禮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愛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示之而信之謂伯。仁不待愛。義不待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伯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踣。有過之矣。伯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踣。有不及矣。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殽。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疑。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

先王。奧則見主。而誰識思亂。教人過於殼。殼字難解。氏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句。亦疑有遺漏。

任天下之憂者。相天下者也。苦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任天下之憂者。非憂敗也。言以己爲天下法。苦天下之重者。非實可苦也。言富貴之非己。伊尹非憂天下。任天下之憂者也。故舉於畎畝而相湯。舜禹非樂天下。苦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禪也。

古之君子。爲義於其學。爲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爲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爲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者誰歟。曰若董安于、屠羊說者是也。

五經者。五常也。詩者。溫厚仁之質也。書者。訓告信之紀也。易者。淵微智之表也。春秋褒貶義之符也。唯禮自名。其道專也。

利己者亡。利民者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者教民不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爲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爲臣。士不以爲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可謂言過其實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於上也。又有上焉。於中也。又有中焉。於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聖。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聖而爲仁。不及乎君子而爲善。不及乎有常而爲齊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爲堯舜。猶堯舜不可爲人也。壽莫如召公。不能至乎聖而止。夭莫如顏子。亦不能至乎聖而止。使召公而夭。使顏子而壽。其材亦若是而止矣。此性之不可過也。人何可爲堯舜哉。故開難到之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也。學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詩書禮樂。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樂自此沒矣。禮者。德行之本也。詩者。言語之本也。書者。文學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盡心也。

聚無功之人者。乏百姓之食也。地不加闢。而賦粟倍。民不益進。而廩餼廣。貧則不能富也。流則不能止也。殍則不能救也。此率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則不祥莫大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曾子。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施之己曰忠。施之人曰恕。

聖人之功。與人同也。聖人之德。與人同也。聖人之性。不可及也。聖人之功。不過治人。聖人之德。不過治身。聖人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惡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舉功德以言聖人者。其由不知聖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也。

古者祭。蓋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人道也。非祭人則無尸。

天子七廟。二王後六廟。諸侯五廟。孤卿四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官師一廟。故生異宮者。祭異廟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如何斯可謂之無爲矣。曰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正朔無所改。制度無所變。教令無所易。其已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者承極敝之後者則新之。改正朔以新其時也。異徽號、易服色以新其目也。殊聲音律呂之變以新其耳也。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不王不禘。諸侯不祫。祫及其壇墠。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夾室。

廟有二昭。漢之失禮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學之難。知所學之難也。非所學之難。知道之難也。非知道之難。知行道之難也。知所學者亦鮮矣。知道者。吾未之見也。譬知道者。其猶止水乎。止水能盡物之形。此之謂一以貫之。

商賈有千百之利則勤。農夫有終歲之食則勉。是其樂之者也。爲道者亦然。苟得其樂終身不厭。苟爲不得。終身愁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賈之謀富。農夫之望歲。安有不及哉。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今之爲學者多若此。勿爲名。則名隨之。勿爲利。則利隨之。故學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德之親民。甚於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於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

賓之初筵飲酒之禮也。古者。非祭祀不飲酒。不至於醉。書曰。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爲利者。大夫則君之。婦人則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爲政者。愼所以導民。導民於善。其報亦善。導民於惡。其報亦惡。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莫之爲仁者而謂之不可爲。猶莫之行而忌遠也。熊蹯之美不食。則不知其美。知熊蹯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先王之禮。其猶熊蹯乎。

庶子爲後爲其母。不敢貳尊者也。庶祖母之喪三年。非禮也。吾未之聞也。

聖人之治天下。結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罰。不爲而治者。民自治也。一曰宗族。二曰師友。三曰賓客。四曰祭祀。五曰喪紀。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爲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爲諸侯。諸侯歸之。則爲天子。人之制也。非己制也。君子以爲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孫不後祖。故有嫡子。無嫡孫。嫡孫者。繼嫡子者也。爲嫡子三年。爲嫡孫期。祖不以孫爲後也。祖不以孫爲後。孫亦不敢後祖也。然則孰後。後嫡子。嫡子死。有子則廟。廟則以昭穆治之。無子則不廟。不廟則不以昭穆治也。孫後祖者。唯始封君及始爲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爲後。其孫代之。於是乎爲祖三年後者。後宗廟也。庶子不爲長子三年。言不爲後也。禮曰。祖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之謂也。

或問曰。太公治齊。尊賢而尙能。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

若是乎聖賢之無益於治亂之數也。曰否。此非聖賢之語也。致功兼幷者。文其過之言爾。齊不用太公之法。故齊奪、魯不用周公之政。故魯弱。尊賢尙能。非所以啓篡也。尊尊親親。非所以致弱也。齊桓公修太公之法而伯天下。魯僖公修周公之政。詩人頌之。以比三王。惡在其無益於治亂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於魯。三年而報政。周公喟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幷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保。此所以爲達也。三年之爲亟矣。齊先魯亡。何魯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勞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叫號假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者奉之爾。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於人情。睎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睎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爾。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母與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哉。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鏘鏘。道上不失度。下不失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或曰。仁者壽。顏淵何以不壽。曰。死生命也。非人之所益。然則仁者壽非君子之言乎。曰。固君子之言也。所謂壽者。言無以增其年而已矣。通是道者。內自得於心。雖殤子猶彭祖也。有言彭祖而非壽者乎。請問知者樂。曰。通是道者。內則得於心。雖窮居猶南面也。烏有南面而非樂者乎。請問仁智動靜。曰。誠而明之。靜也。明而誠之。動也。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

君子之事君也。諫不用則去。諫不用而去者。道也。先其未亂也。見亂而去。是逃也。死之可也。

君子之不去其君也。不忍也。何不忍也。曰。不忍其君之無與爲善。曰。庶幾乎。若此哉。故不聽則諫不已。其有利之之心焉。是貪也。非不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君子之不言利也。惡其號也。曰。利於己。不言可也。利於國。利於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猶諸侯之有國。諸侯之有國。猶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猶庶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爾。非異物也。利之天下。則謂之公。利之家。則謂之私。利之國。則謂之廉。利之室。則謂之貪。是亦不知類也。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上之所貴而下爲之。則善事上也。上之所貴。而下不爲之。則不善事上也。欲治民而責其善事上。非也。責其不善事上而惡其傚己於利。難矣。如惡之也。則莫若不言利。

君以人爲天。人以君爲天。天以人爲天。人之所歸。號之曰天與之。人之所去。號之曰天奪之。非君以人爲天歟。君安之則安。富之則富。生之則生。死之則死。非人以君爲天歟。世治。人曰天也。世亂。人曰天也。天非實治之也。天非實亂之也。有曰治。有曰亂者。非天以人爲天歟。

君子畏幽。則小人畏明。君子畏明。則小人其無畏矣。詩云。憯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已雖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隱顯之不齊。人也。有所受之矣。

言而無當。猶漏巵也。形具而已矣。

聖人無可無不可。賢人有可有不可。衆人適可適不可。聖人曰懷之。賢人曰擇之。衆人曰所遇而已矣。

誠於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後知言。知言。然後知人。

權、所以濟義也。非義無所用權。爲義者聽民。民之所徇。因以濟之。堯舜禪。湯武伐。義也。

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諭。不施而惠。不禱祠而福。是以人道貴忠也。

三王肉辟有諸。曰有之。不已慘乎。曰秦漢則慘。三王則否。井田以均之。鄉黨以安之。學校以教之。示之以禮。動之以義。惠之以仁。奇衺之行。無自習焉。荒鄙之聲。無自聞焉。淫佻之色。無自見焉。上下察矣。遠邇一

矣。然而附于辟者。衆所棄也。奚其慘。非聖王不能用肉刑。秦漢之用肉刑。暴矣。慘其末乎。漢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知視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曷爲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曷爲有所不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曷爲有所不生也。生之依道。眎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於道矣。夫外其生於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猶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臨大事而不懼。守大節而不可奪。誠言不入。僞言不出。其唯知道者乎。

君子貴曲能有誠。曲能有誠者。藝之上也。而況直而誠之、誠而明之者乎。

梓慶削木爲鐻。不敢以毀譽觸其心。不敢以爵賞攖其慮。七日鐻成而若神。梓慶可謂知用巧矣。有爲者亦然。今之懷道者。假譽於仁。邀賞於義。故弗成也。器而弗成。猶毀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義。法而不可者有矣。義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義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於中。中者。所以并容也。賢者守焉。不肖者勉焉。并容所以爲大也。決絕之行、君子不爲。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說築傅巖之險。亦憂天下乎。曰。不憂也。奚爲不憂。賢者之生於世也。世

亂。固坐而眎之乎。曰。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大夫憂其政。士憂其職。庶人憂其業。天下已定矣。非其憂而憂之。亂也。天下固亂而又亂之。是以使天下多事也。詩云。職思其憂。君子豈無所憂哉。亦思其職而已矣。或問舜、伊尹、傅說之職。曰。舜職其孝。伊尹職其耕。說職其築。

或問孔席不煖。有諸。曰。有之。奚其皇皇也。曰。聖人以其皇皇爲道。衆人以其皇皇爲利。或曰。爲道固皇皇乎。曰迎之致敬。則就之。言不行。諫不用。則去之。不皇皇何爲。

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往。孔子不惡其畔歟。曰。惡之。惡之曷爲往也。曰。人之於仁也。無必不爲。其於不仁也。亦無必爲。知賢而召之也。非知仁歟。知仁也。不足與爲善歟。知仁且爲善。畔可使復合。危可使復安。亂可使復平。亦何爲不往哉。

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使傅說死於胥靡。末如名之何矣。亦疾之乎。曰。君子之名。有不幸而不稱。無幸而稱。小人之名。有幸而不稱。無不幸而稱。其疾之也在己。其稱之也在人。君子能知其必疾也。而不能知其必稱也。奚疾之哉。

或問誠。曰。誠者、成也。成物者也。不成物、非誠也。何謂物。曰。君子則德。小人則事。德莫若修。事莫若敏。二者其誠乎。

揚子雲曰。賢者爲人所不能爲。揚子亦安知禮哉。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

或問君子矯乎。曰。唯君子爲能矯。君子之矯。以爲義也。小人之矯。以爲利也。君子窮而益堅。小人達而亦

僞。

富而無以爲道也、則辭富。貴而無以爲道也、則辭貴。生而無以爲道也、則舍生。唯仁者能之。

或問伊尹比乎妹喜以滅夏。膠鬲比乎妲己以滅商。有諸。曰否。此非智者之言也。桀爲無道。嬖妹喜而殺其良臣。棄先世之典而絕百姓之命。百姓弗堪。伊尹爲是相湯以滅夏。放桀于南巢。紂爲無道。嬖妲己。妲己之所悅而爵之。所惡而殘之。殺比干以遂其怒。百姓弗能忍。武王爲是伐紂而殺之。當是時。膠鬲諫而不入。使之問師期。期後。武王趨而救之。猶紂臣也。吾聞得天下者。得其民心者也。有天下者。不利天下者也。如湯武因人之嬖以取其國。是利之也。何以爲湯武。鄭穆公將伐胡。則妻之。句踐有吳之怨。入西子焉。夫搆人於禍而後殘之。陷人於危而後幸之。此不仁者之所爲也。而謂湯武爲之乎。

太上無文。其次有而不恃。其次恃之而治。其次治之而不足恃。

君子有四擇。擇術然後學之。擇師然後傳之。擇交然後親之。擇君然後事之。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施而不報者。吾未之見也。廟堂之上。獻以爵。酬以觚。一獻而三酢。民猶以爲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

治國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國君過市有罰。夫人過市有罰。命夫命婦過市有罰。徒過之而已矣。猶曰不可。況親利之者乎。

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或曰。禮、齒路馬有誅。以足蹴路馬芻有誅、不已亟乎。曰。是所

謂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成民而後使之。則無怨民。教民而後用之。則無失人。

犬馬之勞。不可棄也。厚之至也。

禮也者。大爲之爲其小也。遠爲之爲其近也。厚爲之爲其薄也。深爲之爲其淺也。謹爲之爲其怠也。此之爲禮之情。知禮之情者。所以作禮也。

過而能知。知而能改。上也。過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既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準之。繩直也。故度之。鏡、明也。故監之。君子成德以待物。至也。輕重出焉。曲直決焉。醜好分焉。誰能蔽之哉。

委巷之禮。小人悅之。君子恥行焉。先王之禮。君子悅之。小人恥行焉、詩云。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行不由先王之禮。猶醉也。唯君子能忍是恥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吾乃今知禮之爲貴也。用於未亂。而不用於已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則揖遜爲之詬矣。

學所以爲己也。推而及人。仕所以爲人也。推而及己。推而及人。故不以人害己。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

君子之得其時者。將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猶爲不得時也。叔孫通制漢禮。得其時矣。君子恥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無改乎。曰否。改其惡。無改其道。謂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雖終身不改矣。

信善者。毀譽不能惑也。毀譽不能惑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貧富不能易也。貧富不能易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貴賤不能動也。貴賤不能動也。則信善已乎。曰。未也。生死不能誘。生死不能誘。則幾於至矣。雖至乎至者。蔑以加矣。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聖人固能與人壽若此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疾。諸大夫懼。請穆卜於先君。周公於是爲壇。請命於文王。卜之以三王之龜而吉。書曰。王發曰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於此言也。聖人不能以其壽與人也。

士可使見義。不可使見利。民可使見德。不可使見刑。齊無知弒襄公。孟陽死于牀。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崔氏弒莊公。莊公臣死者十人。晏子端委立于門外。莫之死。亦莫之亡。疑是二段而語未竟。

四民異業而莫相悅者。職分均也。

制度不定。雖殫天下之富。其求不給。

富貴不可矜也。富貴而攻之者衆。以其可矜。譬如明珠潛于千仞之淵。沒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性猶弓也。學猶力也。雖有千鈞之弓。引之弗滿。弗能貫也。豈弓力爲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上之治下。職也。下之事上。亦職也。上不能治下則昏。下不能事上則亂。亂則喪身。昏則喪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量也。豆區釜鍾。因其能容。放乎足而止。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國者必自暇。亡國者必自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違禍如水火、猶有及焉。去辱如溝隍。猶有隕焉。不早辨故也。無日不違。無日不去。則何悔吝之有。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遠也。

世有道。則其民質。其士貴。其鬼神、世無道。則其民巧。其士賤、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禮辭。禹之受天下也。固辭。益之受天下也。終辭。非苟降殺也。時也。聖人從時。

進莫若讓。勇莫若義。貴莫若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懼也。而不可怒。可親也。而不可怨。

或問公孫洪、兒寬、以儒術飾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毀也。其能飾乎。或曰。與其莫用飾不亦近乎。曰。君子遠之爲道。小人近之爲利。苟可飾也。奚往而非義也。爲義而飾。民進於僞。僞實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佻乎。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順。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陵上。其性也。好德。

禘帝也。不王不禘。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皆帝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敢祖天子。則亦不敢禘。故魯之禘。非禮也。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夫如是。故觀於鄉者。其一曰。彼壯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後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長也。然後民退而事長。其三曰。彼後入也而異席。何也。曰唯其貴也。然後民退而貴貴。故先王不賞而民勸。不令而民從。一事而三美備焉。其唯鄉飲酒乎。

非聖主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長世。

善於義之爲善也。雖不利於己。天下善之。己亦善之。而善安有不勸乎。惡於義之爲惡也。雖利於己。天下惡之。己亦惡之。而惡安有不懼乎。

安民也。世祀也。養己也。君之不同也。安民者無危。世祀則有死矣。養己者亦未之常存。

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上也。以仁而爲之。以不仁而不爲。次也。不知仁而爲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下也。不以仁而爲之。不以不仁而不爲者。性也。未始入於非。以仁而爲之。以不仁而不爲者。智也。畏乎不仁。不知仁而爲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者。出入也。有幸矣。不知仁而爲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爲。不知不仁而不爲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爲之。不知仁而不爲。亦有知仁而不爲。不知不仁而爲之。亦有知不仁而爲之。

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聖人之性以惡。言聖人之道以僞。惡亂性。僞害道。荀子之

言。不可爲治。揚子劇秦美新。畏禍投閣。苟悅其生而不顧義。湯有夏臺。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仲尼畏於匡。非其義。貴之不受。非其罪。虐之不辭。爲畏而投。與刑而死同。爲投而死。與刑而誅異。揚子之道。不可以教。韓子言。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耳司聞而目司見。身然後安。聖賢汲汲憂天下之憂。明其義曰。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數進不恥。數退不怒。不得出貴人之門爲懼。使天下學者。矜於功名。進於勢利。墨道也。古者士修其身。鄉里不知。朋友恥之。朝廷不用。有司恥之。君子之行。不由於人之所可賤。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爲主。不聘之士。朝廷不爲用。韓子不知道。可爲具臣。不可爲大臣。

物莫靈於鑑。其守也一。其應也博。其居也以平。以平爲道者也。靈元作鄰或改靈。按列子云其靜若鑑。似當作靜。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先事而後意。是以賞不僭。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

天之道有常。人之道無常。無常、所以應有常也。天之道無爲。人之道有爲。有爲、所以應無爲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應不言也。天之道無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應無形也。天之於人相反也。其相反猶有徇也。故聖人默而成之。既已有爲矣。而謂之無爲。既已有言矣。而謂之無言。既已有形矣。而謂之無形。是莊老也。非正名實之言也。

劉子謂楊巽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巽於樂也。然而知鼓舞鏗鏘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俯仰。吾不知其巽於禮也。然而知折還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簡牘筆墨。吾不知其巽於道也。

然而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務本。

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晉人殺靈公董狐書之曰趙盾弒君趙盾曰嗚呼天乎盾豈弒君者乎董狐曰趙穿弒君而子不討凡弒君者非子而誰仲尼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故史之諱國惡非禮也曰然則春秋何以諱國惡春秋不足法乎曰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有罪焉故春秋至矣史不足以當之

問瞽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蒼然丹曰赫然黃曰熅然問之其別不知也問聾者之音宮曰溫以厚商曰廣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堅以微問之其次不知也問衆人之道仁曰博愛義曰禁非禮曰卑遜智曰通物信曰不欺問之其用不知也然則瞽者能得五色之名聾者能得五音之名衆人能得五常之名未足貴也貴道者貴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皆得言之而不惑也非貴知其名也

臨尸而不怍則可以爲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龐侯伯瓚子男將貴者取純焉賤者取駁焉夫學亦猶是矣全而純者玉也次龐也次瓚也次將也石爲下

或問資於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猶父之使子父之使子雖辱不辭雖勞不怨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然則詩人怨乎劉子曰父子性也君臣義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詩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親有慕而無怨事君有怨而無懟

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或問吳充曰。衞輒拒父則逆親。不拒則廢命。爲衞輒宜奈何。吳充曰。合國人而聽之。楊緯以吳充之言問劉子。劉子曰否。以謂聽於國人則公矣。國人、君臣也。蒯聵、父子也。君臣主義。父子主親。義無廢命。親無絕屬。與國人慮兄弟。君天下不爲也。若之何與國人慮其親。或且衞有君矣。國人不忘其君。輒忘其親乎。堯有天下。讓之舜。舜有天下。讓之禹。堯舜之有天下也。非無所命之也。已而遷焉。天下有非之者哉。

或問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眎棄天下猶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焉。樂而忘天下。故父子、天性也。孟子可謂知舜矣。

志近者聞遠則悲。志少者、見大則疑。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逢不善之謂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不可貳以生死。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知其非問財利也。然而曰王何必曰利者。利不可爲號也。齊威王問好樂。孟子知其非好先王之樂也。然而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庶幾者。樂可以爲名也。故號之不可傳者去之。名之不可教者正之。故兼愛爲我。絕學棄智之說。君子弗聽。

或曰。臧堅勇乎。廉矣。劉子曰。是安得爲勇且廉哉。彼喪其衆而不死。惑也。恥一言而死之。忿也。且堅者。惑忘其死、忿忘其生者也。勇者忘其死乎。廉者忘其生乎。

或曰。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秦漢之勢。原憲季次無益也。曰然。儒者無益於勝敗之數。勝敗故不及儒者

之治矣。此段未解。疑有脫誤。

願大而不志於仁。亂也。好勝而不志於禮。賊也。

行斯政也。使天下之人服。是王者之政矣。出斯言也。使天下之學者悅。是聖人之言矣。故王者之政。服人心。而聖人之言。悅人性。政莫大於得人心。得人心者。非夫得衆人之心。得賢者之心也。民之於賢也。其動以爲法。其言以爲教。故賢者所就就之。所去去之。國未有不以是而存亡者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自古莫盛焉。武王之有天下。朝諸侯。猶反掌也。此之謂得人心。自信也。故能使人信己。自愛也。然後可以愛人。不自信。雖欲教人。不行。不自愛。雖欲愛人。僞矣。

或問克己復禮。曰、賢者就之。不肖者勉之。克己矣。然則是仁矣乎。曰。純則仁。駁則否。一日克己復禮而求仁焉。天下孰能歸之。

不仁者有三殆。富則見怨。貴則見嫉。有功則見疑。三者非人予也。自予也。

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何謂也。曰無爲而已矣。天無爲、四時行焉。地無爲、百貨出焉。君無爲、百官治焉。何爲哉。

爵可貴也。財可富也。賞可勸也。罰可威也。中人也。君子貴不待爵而重矣。富不待財而厚矣。善不待賞而勸矣。過不待罰而沮矣。然而貴貴焉。富富焉。賞賞焉。罰罰焉。中人之法也。若夫貴富賞罰。則非君子之事也。

苟可貴也。則可賤也。苟可富也。則可貧也。君子貴乎非貴。賤乎非賤。富乎非富。貧乎非貧者也。其動中禮。其靜中仁。斯已矣。

貴不爲賤也。貴有道。富不爲貧也。富有禮。是王者之臣也。貴且爲賤也。術得行焉。富且爲貧也。政得治焉。是伯者之臣也。貴爲賤而已。富爲貧而已。是敵國之臣。必禍之勢也。

聖人有所不言而無不知也。賢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不知。衆人有所不知而無不言。

所恥而不恥。愚也。非所恥而恥。惑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焉。後世弗徇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見於其政。有其政必著於其法。

或問百姓不親。五品不訓。不祥莫大焉。瞽瞍以殺舜爲事。象從而謀之。帝曾弗能禁乎。劉子曰。禁則誅。誅則傷。孝子之心。聞屈子以伸父矣。未聞屈父以伸子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聖人受命於天。賢人受命於聖人。故聖人之命。亦天命也。子事親。臣事君。出於聖人者也。是以問聖人者。問其所爲。毋問其所以爲。問其所知。毋問其必不可知。子路是矣。子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聖人有所不言也。賢者有所不問也。聖人所不言而言之。雖辨弗聽。賢者所不問而問之。雖精勿復。

名者所爭也。過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衆不得蓋焉。明其過而世不得非焉。

或問仁人。曰。仁人者。死生無變乎。已。而況於富貴貧賤乎。或曰。若是則莊老何足異。曰。莊老也過。仁人過乎哉。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段疑有闕文。

或曰。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劉子曰。春夏秋冬。別於天者也。是以爲時。金木水火。別於地者也。是以爲用。使天不時。地不用。則無以知其大矣。所謂道者。固仁義禮智之名也。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無爲不祥也。而後受其祥。所謂不祥者。少陵長。不祥也。賤干貴。不祥也。愚蔽賢。不祥也。強駕弱。不祥也。少陵長。長亦或陵之。賤干貴。貴亦或干之。愚蔽賢。賢亦或蔽之。強駕弱。弱亦或駕之。其類還至也。今有變怪之物。鬼神之事。至於此。則人必以爲不祥。且有禍矣。至於身不祥。則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

世之命仁也。則愛而已矣。奚足焉。有所謂愛。而不若其不愛。奚以爲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體而言人。可乎。知一體之爲人。不知人之非一體也。何以異於知愛之爲仁。而不知仁之非愛也。孔子罕言仁。曰。曷爲其罕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強之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爲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爲當也。

暫而言道。必得輕焉。強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爲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

恃賞罰而爲國。不若其遺賞罰而不恃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苟爲厚於義而薄於利。賞罰無所用矣。夫賞也者。賢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罰也者。小人所薄也。不得已而用之。

劉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況乎人之不及天地乎。

遠於利。可謂士矣。遠於利。篤於學。可謂士君子矣。遠於利。篤於學。成於禮。可謂仁者矣。

人之性善。而自以爲惡。人之情正。而自以爲邪。非情無性。非性無善。性之與情。猶神之與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別五色。聾者不能昭五聲。非無聰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爲不善者。亦若此矣。豈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以爲性惡矣。是亦謂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夢盲而夢明。俄然覺。則盲矣。聾者不夢聾而夢聰。俄然覺。則聾矣。然則聰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於情。亦猶是也。

或曰。治國以刑名。猶愈乎已。劉子曰。然。天下大治。則無所用刑。上下分定。則無所用名。刑名者。亂之資也。小亂則解。大亂則駭。雖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懷之以仁義。道之以禮樂。迨其敝而後刑名繼之。變未窮也。

劉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損之以就功。賢者文之以便己。學者析之以遂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過也。凡在賢智而已矣。古之爲道者。大而不損。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爲天下者。有仕爲國者。有仕爲家者。仕爲天下者。德合則見。不合則隱。仕爲國者。雖德未合。有禮則留。無禮則行。仕爲家者。不謀人之軍。不議人之國。寵則辭之。危則避之。是皆君子之義也。任輕而憂重。勢

疎而慮密。其唯好亂之人乎。

劉子曰。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恥也。希俗而爲功恥也。飾義而爲名恥也。

劉子曰。道訣有三。飾人之意。謂之鄉原。伺人之色。謂之籧篨。服人之言。謂之戚施。士不脩其方而游富貴者。皆鄉原籧篨戚施之類也。

鸜鵒。烏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覆其宗。鸜鵒之巧。至於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擇安危之處而美其宮室。則亦奚以異鸜鵒之巧哉。

劉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動也。

劉子曰。凡學、志爲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爲其道。不立。無其道。爲其文。不傳。

或問明哲。劉子曰。自知之謂明。知人之謂哲。

劉子曰。郊以歲始。禘以歲終。終始之義也。三代共之。

劉子曰。爲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無臣。爲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後無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後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無以名妨實。治身有道也。無以遠謀近。人自爲正。而國治耳。

劉子曰。深於易者。吉凶不待占矣。此之謂知微。

劉子曰。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伐桀。武王殺紂。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權也。聖人仁人。無所不用權。唯聖人仁人。然後可以用權。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廢事。君雖弗誅。則犬豕畜之。媚而廢節。君雖弗誅。則倡優畜之。妒而廢能。君雖弗誅。則婢妾畜之。巧而僥倖。君雖弗誅。則寇竊畜之。此四者。非君予其名也。自予之也。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何也。曰利、非所以爲號也。命、非所以明教也。仁、非所以常道也。利爲號。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輕所以道。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文義不貫。疑是三段。

功名之說立。則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勝國而非謀也。富國而非利也。齊衆而非刑也。克敵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變之巧。矯僞之行。君不以賞於朝。士不以教於國。史不以書於册。

君使臣。報也。臣事君。報也。君人報其德。臣人報其食。報也者。報其直者也。直者。天下之公也。薄施而厚報之。君子不爲。工尹商陽是也。厚施而薄報之。君子不可。豫讓是也。

射者。勝而飲。慶也。下而飲。罰也。於飲酒而有恥焉。故刑可以不用也。

禮者。幣之質也。自我往者。緣其質以出其文。自外來者。緣其文以觀其質。

聖人之所言。吾有所達而無有非。聖人之所爲。吾有不知而無有疑。聖人受命於天。賢者受命於聖。疑是二段

王同問曰。堯命治水。四岳薦鯀。堯曰。方命圮族。然猶試之九年。若是乎聖人之不愛民也。劉子曰。否。奚謂此哉。堯將以盡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當是之時。民猶倒懸也。能釋是懸者。民之望之猶父母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鯀爲能釋之。然而堯不用。則是奪之父母也。奪之父母而水不治。天下之

怨。非堯尙誰哉。

聖人之政也。務盡於民心。而不以獨智知。不使己負疑於天下。爲天下而非己也。故賞而天下莫不從。罰而天下莫不服。愛民之至。孰大於是。

劉子曰。聖人、神也。神也者。不見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及乎。劉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則不可及已。聖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聖人之爲。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獨聖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則聖人不可知乎。劉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者。則不可知也已矣。上神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聖人也。太尊。劉子曰。然。衆人之言聖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明。子必不信也。琢圭玉可以爲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則以圭玉爲日月之明。雖良工止焉。以圭玉爲日月之形。雖拙工勉矣。將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拙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極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於太極。而後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極也。情生於性。而後有善惡。善惡、非所以言性也。謂性善惡者。妄也。劉子曰。王子之言。其謂人無性焉可已。夫太極者。氣之先。而無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無物之物乎。聖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爲言。豈無之爲言乎。是亂名者也。

王子曰。人之性無善惡之稱。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則聖人無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爲無性。性爲無善。而以性爲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無性。性也而無善。則乾尙何化。而

化尙何正之有。夫言性而明其無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於有性者也。說何以免此。王子曰。情生於性。而有善惡焉。善惡。乃非性也。往應之曰。雛生於卵。而有雌雄。然則雌雄生於卵之前乎。生於雛之後乎。雌雄生於卵。卵雖無雌雄之辨。不可謂卵無雌雄也。善生於性。性雖未有善之動。豈可謂性無善哉。彼卵而無雌雄。性乃可以無善矣。

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誠弒之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於其君。豈有司之於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書曰。議事以制。此之謂也。

或曰。契生於簡狄。后稷生於姜嫄。詩人以爲天命之何也。曰。王者之興固然。不已怪且神乎。古之有是多矣。惟不以怪而以爲理。是以聖人存之。可得聞乎。曰。王者之興也。其符絕人。其德絕人。其功絕人。三者參而王。有其德。無其符。無其功。不能以王。仲尼是也。有其德。有其功。無其符。不能以王。夏之益、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有其符。有其德。有其功。然後王。夏商周漢皆是也。故曰配天。漢字疑衍文。

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可乎。劉子曰。可。愚智。非善惡也。雖有下愚之人。不害於爲善。善者。親親尊尊而已矣。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聞一以知二。回也聞一以知十。然則其亦有聞十而知一。聞百而知一。聞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深甫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雖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讓。是亦讓天下矣。讓者。推己之所能有而與人者也。非其有而居之。謂之盜。非其有而予之。謂之佻。

劉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猶迷之有表乎。一則得。多則惑。天下之表亦衆矣。欲民之無惑難矣。

劉子曰。道廢。則士之爲私議者衆。而後有楊墨。政亂。則民之圖非福者衆。而後有佛老。庶之富之教之節之。事非其方者恥之。子思不去其親。臣思不去其君。天下安有不治乎。

人之議所親也則欺。所賢也則回。所貴也則隨。欺者私也。回者疑也。隨者畏也。君子雖私不欺。雖疑不回。雖畏不隨。故父兄之私。諱而已矣。聖賢之疑。辨而已矣。君長之畏。直而已矣。

學不能至於自足者。好爲人師。道不能至於自得者。急言天下之憂。

士未可言而言者。及其可言也。或不言矣。未可憂而憂者。及其可憂也。或不憂矣。有利之心存焉。君子不由也。

人自以爲忠者衆。而明於忠者寡。人自以爲仁者衆。而至於仁者寡。忠者以厚得之。用力爲下。仁者以靜得之。愛利爲下。

君子有過而無罪。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朋友之交也。骨肉之愛也。君子過於厚。不過於薄。觀其過。可以知仁矣。

劉子曰。天地之運。一動一靜。四時寒暑。一進一退。萬物。一生一死。一廢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祆異變化。一出一沒。此皆理之自然者也。唯聖人窮於理。理者。微而著、隱而顯者也。猶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射之理先盡矣。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敢問其不可得聞。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萬物之性未嘗同。而聖人盡之。剛柔也。遲速也。淺深也。明晦也。燥溼也。應而不窮者也。物固未嘗無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學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盡己也。君子能盡己矣。而未必能盡人也。人之與人。其類同。仁人能盡人矣。而未必能盡物也。故可以聞者。言也。不可以聞者。其所以言也。

永叔曰。以人性爲善。道不可廢。以人性爲惡。道不可廢。以人性爲善惡混。道不可廢。以人性爲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道不可廢。然則學者雖毋言性可也。劉子曰。仁義。性也。禮樂。情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人情爲禮樂也。非人情無所作禮樂。非人性無所明仁義。性者。仁義之本。情者。禮樂之本也。聖人唯欲道之達於天下。是以貴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導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實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爲言。而以言之不及爲說。此不可以明道。而惑於言道。不可以無言。而迷於有言者也。

劉子曰。君子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斯所以異乎。雖桀紂未嘗不自多以無過。未嘗不好人之謂已善也。吾以是效之。君子

小人之恥過也同。欲善也同。所以異者微耳。楊朱哭衢塗曰。此夫失一舉足而差以千里者與。此之謂也。

永叔曰老子貴無爲。然則極老子之無爲。且將大不爲國。小不爲家。開口而哺。仰人而食。安坐徒處而已矣。劉子曰。非也。貴無爲者。以其可以無不爲也。無不爲者。唯無爲獨也。此聖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蔽。知老子之蔽者。其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學棄禮。號不可以教者也。老子爲柱下史矣。未嘗以無爲廢其職。然則無爲非所以廢職也。舜耕而化。陶而化。漁而化。賈而化。知夫無爲也。故能屢化。不知夫無爲也。躓於物久矣。

劉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無不貫也。無不載也。一在內。萬在外。一之至。貴賤、貧富、壽夭、生死、不見其異焉。進退、取舍、動靜、語默、不見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禮、有節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於制。所以禮者不出於節。所以言者不出於物。乘夫無心以遊無欲。大矣。

永叔曰。何以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劉子曰。復者靜。靜者。天地之性也。知靜者。非靜之至也。動而反於靜也。性靜者。靜之至也。未嘗知靜而爲萬物應。故曰。天地之心也。永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覺一寐。生、動也。而死靜。覺、動也。而寐靜。所謂靜爲復者。然則天地之心死且寐也。人之復死且寐歟。劉子曰。非此之謂也。復靜者。言得一也。得一者。純粹積於胸中。與物變化。而不以外傷內者也。非死且寐之謂也。有人於此。耳目聲色。猶衆人也。形體動作。猶衆人也。然而未嘗以外傷內。未嘗以內隨外。可以謂之動乎。然則復其見天地之心可知也。

或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敢問召公之不悅何也。曰疑。其疑何也。曰。以周公爲不可復三公之列。夫既嘗南面而聽天下矣。復子明辟。又留而不去。潔於節者不爲。夫周公之意。以文武之道。未之能大備。備之者已而已矣。是以北面就諸臣之位。舅舅如畏然、攝天子之位而不自以爲泰。反以三公處而不自以爲少。死則葬於成周。聖人之忠也。然則召公不知周公歟。曰否。召公相成王。卜宅於洛。率諸侯以幣見。皆再拜稽首。曰。旅王若公。曷爲其不周公知也。夫聖人神矣。必有疑而後辨、辨而後諭者。非召公、不足以動百姓之疑而諭其義。則其疑也。乃所以辨也。其不悅。乃所以驩也。君子之爲。衆人固不知。

劉子曰。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歆重名。歆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劉子曰。山林之士重生。市井之庸輕生。役於名者勞生。得於德者安生。安生者。家之謂孝子也。國之謂忠臣也。戰之謂勇士也。教之謂賢師也。學之謂良友也。安生者。非以生爲安者也。言達於性命。達於性命者。故能役於禮義。曲而中。肆而辨。死而不貳。

待賞罰而爲治者。非正主也。挾非譽而爲義者。非德士也。

深甫曰。無衣之詩。晉武公之詩也。晉武公兼有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君子之道。固兼其宗國乎。劉子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谷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

後安。是之取爾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非以其殺子糾篡齊國爲正也。以尊天子也。

劉子曰。聖人之政。吾非得親見之也。而有禮存焉。聖人之言。吾非得親聞之也。而有道存焉。在於書者。一是一非。一僞一眞。吾誰與信。然則吾且以禮觀政。以道觀言乎。

三王之禮。相變者。皆其可得而變者也。其不可得而變者。猶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縣鼓。謂之鼓之變可也。以爲變鼓矣。則吾未之見。

不言不爲者。天也。言而不爲者。君也。言且爲者。臣也。不言而爲者。民也。四者有職。而爲爲下矣。

雖有聖人之性。顧而與衆同。雖有無爲之德。還事於事。是以知聖人者鮮矣。

楊慥問曰。仲尼稱顏淵不遷怒。何謂也。劉子曰。中庸而已矣。衆人之怒也。出怒於怒。故怒也。是遷也已。顏子之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怒出於不怒者也。怒出於不怒者。有遷之者乎。仲尼言其一端爾。由是言之。謂之不遷怒也可。謂之不遷喜也可。楊子曰。何謂中庸。曰。中庸者。中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爲之本矣。有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於智也達。於道也偏。偏則不徧。是其過之者也。然則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類。則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於名也察。於情也節。猶未免乎徇也。是之謂不及。然則柰何。曰。因於物。緣於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變曲當。物之制也。理之有也。而泊然無所於係。是中庸矣。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君子之道。致乎至。有曰不爲。無曰愈乎已。

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唯鉅孱也。何謂鉅孱。鉅者。齊之處士。孱者。魏之處士。鉅以玉璧賂而顯。孱以金錢貨而用。以名處士。則是所以爲處士。則非也。

公是。祖居在新喻之荻斜。此書初未有傳。乾道八年。謂客遊豫章。九月十日。都運劉司業文潛見邀夜話。偶出此爲贈。蓋蜀中善本。得之甚珍。留寄旅舍。既而歸省復來。二十六日。道過臨江。而使君江良中叔源留飲富壽堂。因語及之。使君欣然。卽欲鋟版。且云去替雖近。亦當辦此。十月一日至新吳。卽發篋封寄。輒題於後。庶他時知其來自司業劉公。而使君主張名教。不以秩滿行迫而猶切切於斯也。郡人謝諤書。良中疑是郎中。

溥來臨江。乃先生鄉里。二年間訪求其遺文而未能盡見。既將去此。乃得公是弟子記。觀其微言篤論。皆根柢孔孟。而扶植名教。醇於荀揚遠甚。眞有大功於聖門。遂併工刻之以廣其傳。凡是正十有六字。其疑者闕之。乾道壬辰十月上澣。三衢江溥書。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前太守江公旣刊是本。不黯時在高安。得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字。而其從叔父彭因椿復出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眎之。尙多舛脫。如叔贛問尙書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梓慶削木爲鐻。至不敢以爵賞攖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一爲二者。不可槪舉。蓋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之見故也。不黯旣愛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其訛謬。增益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列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其全書。而二君獲補完先世遺文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玉牒不黯書。

右劉原父先生所著。題曰弟子記者。殆託於及門所記錄歟。按先生墓誌及宋史本傳俱云五卷。今本祇一卷。與晁公武讀書志合。當屬足本無疑也。是書一開于乾道。再版于淳熙。此承淳熙校本之舊。尤稱完善。雖輾轉傳鈔。不無小悞。要勝乾道初刻也。西江近刻劉子全書。獨遺此帙。因爲補刊以傳。乾隆乙未上巳。長塘鮑廷博謹識。

附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荅問之言。楊愷主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

趙希弁讀書附志

右劉敞原父之說也。謝艮齋得之劉司業焞。博按焞字文潛。蜀人。見范成大吳船錄。以遺清江守江溥刻之。趙不黯以閣下本校正而識其後。如叔貢問尚書記人之功下闕五段。梓慶削木爲鐻至不敢以爵賞攖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段。一段爲二者。皆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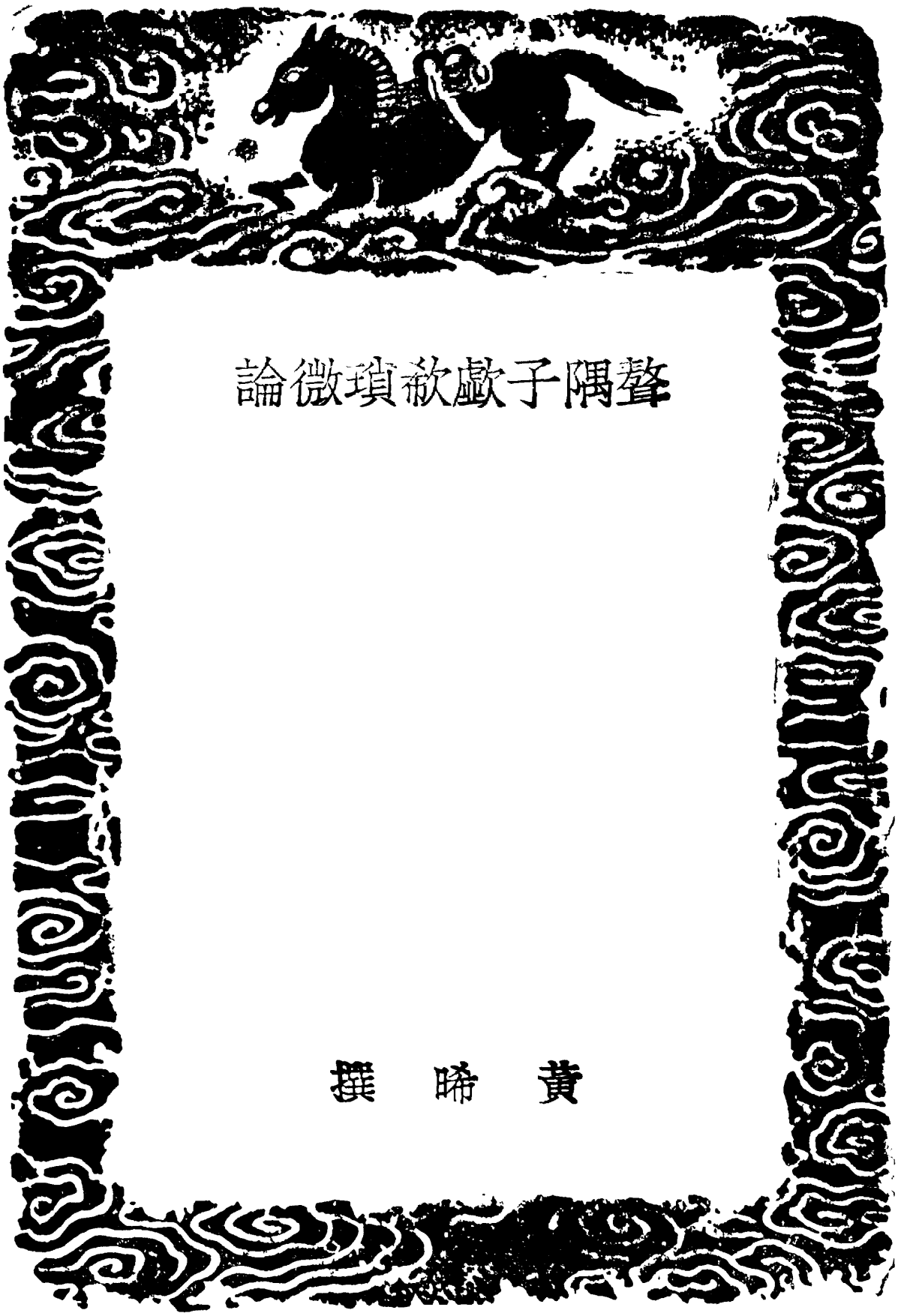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公是弟子記。宋劉敞撰。其曰弟子記者。蓋託言弟子之所記。而文格古雅。與敞所注春秋。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以爲自記其問答之言。當必有所據也。公武又稱書中于王安石、楊慥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永叔之徒書字。以示褒貶。然公武所說。亦大概以意推之。卽如王回一人。論四岳薦鯀一條。論聖人一條。則書其名。論泰伯一條、論晉武公一條。則書其字。是于褒貶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寓鍼砭元祐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眞。三者異趨同亂。又曰。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又曰。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爲而治者。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又曰。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又曰。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惟鉅孱也。蓋是時三黨交訌。而敞獨蕭然于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至于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辨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說稍激。則有爲言之也。其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豫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澹于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者罕相稱述。實則元豐熙寧之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宋

時蜀中有刻板。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本于劉文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熙元年。趙不黯又于敞從曾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椿家得二舊本。校正舛脫。就江本改刻十八頁。補三百七十字。此本卽從不黯所刻抄出者。末有諤、溥、不黯三跋。證以永樂大典所引一一符合。知爲原書。亦可謂罕覯之笈矣。敞墓誌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讀書志則作一卷。蓋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併爲一。今以篇頁稍多。釐爲四卷。以酌其中。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極沒要緊一卷。注曰、卽劉原父弟子記也。攷浙江所採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剽掇郭象莊子注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爲二書。今別存其目于道家類中。庶眞贋不相淆焉。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編修臣王嘉曾



聲隅子歔欷瑣微論

黃晞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聱隅子敍

敍曰。聱隅者。枘物之名也。歔欷者。兼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爲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既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爲毒舉世。慨夫哲人。爲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洽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尒。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尒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尒。晞序。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一

宋　蜀人黃　晞撰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鈞坯鑪鞴。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君子亶力。作生學篇。

聱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嗚呼。仁矣哉。衆好之。己樂之。衆疑之。己審之。衆亟之。己恤之。聱隅子曰。鰕蟹之微。不能釣橫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草澤空者誣也。辭賦之戾乎治。具聲偶之甚乎倡優。孰云楊綰之爲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遺其親者乎。曰何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饋吾羹。得爲仁人歟。曰是非子之所謂也。當漢楚之未定。孰敢益人之讎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讎乎。嗚呼。鳳凰隱而百禽噪。聖人沒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無益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以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其口。不亦痛乎。或曰。學將久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伸。冠禮不飭。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何也。井田復則民不飭。肉刑用則惡有別。鄉飲序則長幼順。里選伸則賢无隱。冠禮飭則人適節。家廟建則孝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適越而西其軌也。嗚

呼。允克言之。則以蹈之。允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哉。今其鮮矣。聲隅子觀諸史。慨然歎曰。天哉天哉。欲斯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掎角。不亦甚歟。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猗頓奚以富。曰不富。或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嗚呼。姣婦之篤。暴君之寵。雖極其情。不足尙矣。聲隅子曰。鄙哉。楊王孫之所爲。欲以一身之衣。徧服倮人之國。匪不足之爲愾。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裕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爲裕臣也。曰不言而人信。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爲勞臣也。曰丁寧而後信。櫝梏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聲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聲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爲仁。不以嗇用爲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故也。聲隅子曰。飽旨而糲。渴汙而漿。小人而居大位。恚爲不充者。良不自永耳。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爲義。今之師也。師乎爲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聲隅子曰。无責人以如己。无譽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二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柰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蓁然濡然。不吾爲哉。作進身篇。

聲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爲困。而居顯不以爲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令狐德棻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聞者也。夫王者之行。刑猶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而王霸異乎。嗚呼。腐

薪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聱隅子不跌時而膠悔。不憚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爲的。出血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君之祿。不仕必亂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吾得之孟軻耳。不惙惙於不遇。不猶豫而不進。宅仁義而爲心。液中和而爲氣。吾得之於揚雄耳。罔進難而退易。不賴身而爲國。處衆人之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而不尸。吾得之於韓愈耳。戴道德以爲天。无孛蝕之異。蹈仁義以爲地。无兀折之險。斂詩書以爲披服。无災身之咎。憑禮樂以爲衡軛。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孔子耳。曰。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爲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爲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攻其室而主獲之。曰。子之貧。以至於斯。遂釋之。人以爲仁。魯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於斯。遂殺之。人以爲正。曰何如其爲也。曰楚之鄉者。三皇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戾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丘陵矣。數之所去丘陵。麋於海洲矣。聱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人也。黔之殍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聱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於紱冕。道之所達。不在於榛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聱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嶢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顯顯令實。巍昂卓厲。吾曄吾輝。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聲隅子曰。名揚乎當世。功獲乎千祀。孰有如顏子者哉。或曰。顏子誠乎揚名。而功何有。曰是非子之所及也。當夫子特立獨行。非顏子不能廣之。則後者何述。在陋巷而不憂。飲一瓢而自樂。則後之困者彌激。貪者不息。非顏子之功何也。聲隅子曰。人生何有。觸類成性。上之聖。吾知其无初。下之愚。吾知其可終。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憂。當秦政之无道。使扶蘇之必立天下。其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緜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聲隅子曰。王朴之忠直。和凝之敏速。黃文蔚之得衆。桑維翰之計事。亦一代之美矣。或曰。羊陸二公。不欺也。其至矣夫。對曰。甚哉。其能自不有如是也。或問不信之心何如。曰使其加一息。則太公其人也。聲隅子曰。仁矣哉。唐太宗。其臨事也果。其從諫也速。其濟物也權。其養民也惠。其保臣也終。其武王之後一人而已。聲隅子曰。顏子能柔而能勇。子路能剛而能屈。或曰。何謂也。對曰。仁而不違、柔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伺、剛也。義而後伏、屈也。孔子亡二賢。教不效也。聲隅子曰。可以發身。而未可濟世。可以不世。未可以經遠。君子如欲經遠。在繹思而已矣。或問君子曰。君子之道。明而不曜。晦而不濁。聲隅子曰。終日不爲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爲善。善必怠矣。是以君子捨此覬彼。聲隅子曰。古之人見利以思義。今之人見利以忘義。聲隅子曰。不矣哉。楚王之不納璧也。秦趙二君。幾不免乎。或問信。曰不矇。或問義。曰不苟。或曰逆阪而走可乎。曰不可。曰迂哉子。曰居今之時。學古之道。不亦逆走者乎。聲隅子恪然歎曰。飼乎食。服乎衣。子能捨之乎。曰不能。曰是古人之道

也。或曰。黃霸能州郡而不能朝廷。何也。曰。若霸者。其自息之而已矣。夫君子者。在幽約而不困。任寬綽而不充。小之於灑掃。大之於天下。无不任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斯之謂歟。若霸者。其息息之而已矣。

聲隅子曰。无爲天之物。无召鬼之闕。相病而加藥。順風而舉帆。則力易而功濟。聲隅子曰。直哉史乎。劉之激長說不陷諸武之黨。聲隅子曰。溫氏之子。其至已乎。友愛而忠鯁。佞於一門矣。李子紀之正直。黃文蔚之明道。李太亮之淸愼。凜凜乎其節也。

虎豹篇第四

回邪飭心。反僞如眞。常日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哺矣哉。柰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聲隅子曰。虎豹以搏噬爲功。鳳皇以和鳴爲美。小人爲惡。日思不足。君子爲善。日思有餘。蓋所稟者殊。而所歸者戾矣。是以桀紂之暴虐。猶堯舜之於道德。或問申韓之是否。曰是二子。非不知王道之可尊。善習俗所以異耳。故君子在幽而不憂。在明而不屈。愼所適而已矣。聲隅子曰。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闇之人。慘礉之吏。其不毒也甚乎鴆翅。故爲天下者。不可不愼。功則散之多士。罪則歸於一人。客有貌不甚氣。言不甚辭。巍然而坐。勃然而激。與聲隅子曰。醜虜尙強熾。百官尙繆濫。文章尙蕪蔓。風教尙遺滯。以何道而能救歟。聲隅子蹙然无對。他日罵曰。若是子也。所謂聾瘖者也。或曰。子之旨何哉。曰醜虜尙強熾。非无將也。聲色之心向其家耳。百官繆濫。非无賢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文章蕪蔓。非无宗也。典制之經咈於俗耳。風化遺滯。非无時也。命令之官昧其人耳。聲隅子曰。聞人疑而改者。上也。聞人非

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者。下也。聲隅子曰。天下之患者。莫大於爲人君。終日爲善。善則未孚。纖芥之過。溢於四海。聲隅子曰。至矣哉。晦其道者。終日而不顯其善。畢世而靡聞其過。動則湛然而若靜。靜則冥冥而不息。視天下於一家。守聖智於童心。不自明而愈光。不自伐而愈功。聲隅子曰。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爲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聲隅子曰。使夫子之有餘蘊者。蓋子淵之命也。或曰。奚爲餘蘊。曰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或曰。老氏之仙也。有矣夫。曰。人之好怪也。有是夫。或曰。子之道勃矣。曰是其心矣。曰子之道至矣。曰是其憂矣。或謂聲隅子曰。處世而无所及物者。不如无生。聲隅子曰。不患其无所及物。所患其道之不脩。不患其道之不脩。所患其心之不至。不患其心之不至。所患其誠之不著。誠苟著矣。雖不宰其工。不官其事。萬世之下。享其利矣。奚无所及物者哉。

仁者篇第五

世道斯往。誰爲來者。寒極以亨。勢之使然。萬態融融。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

聲隅子曰。仁者不必器其愛。義者不必逆其備。禮者不必白其事。智者不必習其宜。信者不必報其言。聲隅子曰。比干之於王嘉也。同其死矣。龍逄死於其天下。不死於其國。其无死之臣乎。曰可與不可而已矣。聲隅子曰。愚哉。屈大夫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利而不知害。古之大夫諫不從。則去其國。或曰。屈原。楚之後也。義全宗祀。曰何適而不全。微箕其不仁矣乎。嗚呼。商周之前。天下无長逸之賢。无久肆之惡。秦楚之後。天下无煦用之賢。无必除之惡。故治之與否。繫乎賢惡而已矣。聲隅子曰。賈誼、晁錯。得封諸侯之術者也。

主父偃。得順諸侯之術者也。或問昔之賢者孰謂得也。對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者也。蕭何、得聖人之變者也。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也。或人未諭。曰。功成身退。聖人之安也。勢隆身損。聖人之變也。竭忠事上。曲爲之防。聖人之力也。嗚呼。禮之秕稗。而政之贅疣。莫若思往賢而賤時彥。樂其聽而遺其視。吁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矣。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聲隅子對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孔子之文。何所盡也。曰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人生而性乎。曰何性也。人生形而已矣。若夫百尺之材。生於毫末之時。則不知其棟梁歟、輪轅歟。及夫百尺。則匠者至矣。然後器而用之。形而性之之謂矣。夫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情變則癖。癖變則疾。疾變則死矣。混沌倥侗。形也。道德仁義。性也。詩書禮樂。神也。周章去就。情也。狂很愎佞。癖也。淫蕩貪慾。疾也。鬼神所極。死也。奚人生而性乎。形天之謂也。不審世所傳三子之言者。愚矣。不諦其慮。而強爲之辭。以謂人生而性也。孟軻之言善。則草木也。草木則无能惡矣。荀況之言惡。惡則虎狼也。狼虎无能善也。揚雄之言善善惡惡。則草木可以混於狼虎乎。是皆強爲之辭焉。易曰。各正性命。蓋各能自正而已矣。傳曰。天命之謂性。由不道而受天之命矣。嗚呼。天地不能崩陷。人迫而崩陷。日月不能薄蝕。人促而薄蝕。國家不能潰亂。人召而潰亂。天地國家之大賊者。其斯之謂乎。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二

文成篇第六

天生萬彙。爲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聱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度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聱隅子曰。弗人也。斯人之行也。貌邇而心遠。臨利而亡親。膚思而腹怨。或問成人。聱隅子對曰。修尒三至。崇尒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惑爲至。行不在亢。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譽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聱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溯沼沚。見其泉清源泚。欲狎而翫之。及臨乎江河淮海。見其巨浪滔天。則懍然有畏之之色。至與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爲孰愈。聱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姑利六王。則蘇張之術矣。辨與不辨。則吾弗之知矣。聱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隅。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聱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也詳矣。聱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聱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踈而後親。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

錮。曰。非人實黨錮。而主之自錮也。嗚呼。囚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絕。不亦悲夫。聲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乂也。聲隅子曰。大僞若眞。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啓人以爲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爲賊。聲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聲隅子曰。民不富。土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覃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聲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玉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尙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閒。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作戰克篇。

或問戰克於聲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爲疆埸。以仁義爲將帥。以命令爲陣伍。以忠信爲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聲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容也。去就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爵也。此六者。人倫之棖楫矣。聲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教化之權也。是非者。得失之鍼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者。抑揚之柄也。黜陟者。懲誡之規也。此六者。文化之樞機也。聲隅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腐。鬼神不祐其不淑。聖人不思其可□□王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聲隅子曰。李國主。仁不足而懦

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使其足。則无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聲隅子對曰。古之譁人也。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眞純。而浮僞入焉。或問人道何以爲極。聲隅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非堯舜不能純行之。聲隅子曰。李衞公其至矣乎。處子而勇者也。聲隅子曰。報爲天下之利。和爲庶事之宗。正爲百發之衡。幾爲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乂。行之於天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興乎。聲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爲之。而臣不能扶。矧一悠悠之夫乎。又曰。范增、何如人也。聲隅子曰。狩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止。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藪。遇逸材之獸。前不制後。无援果自傷矣。聲隅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之地。行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子所謂聖賢之言如天地。何相戾之遠近如是也。聲隅子對曰。是所謂狂者之言耳。自誠而明。自明而誠。其功一也。孰謂聖賢之異哉。

大中篇第八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爲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

聲隅子曰。大中之道。无歸者久矣。其秦漢而後乎。輪輪乎其過哉。或者蹙然。呱呱哉。赤膚之不乳矣。或問世之務。如之何。聲隅子對曰。世之務。幾乎僞也。曰何其甚歟。曰以不道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善。以不德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正。以不仁而責之。而後強爲之愛。以不義而責之。而後強爲之宜。以不法而責之。而後

強爲之順。以不教而責之。而後強爲之訓。皆非其始之心也。不幾乎僞歟。譬夫美色之可以惑正士。正士曰我无情而不惑者。僞也。謂我不敢者。亦強爲之脩耳。其依違而不率者。而後爲之誅竄也。其蒙然而不入者。而後爲之斧鉞也。聲隅子曰。昔之於學也。謂道之易也。故寢不安。食不暇。計歲時而不可及。故其志、勇也。今之於學也。謂道之難也。故寢雖不安。食雖不暇。惟恐畢生之難及。故其志、弱也。嗚呼。不脩日損於始心。爲志不及於當年。止恐一朝无狀而斃。辱於先人之教。負於嚴師之力。悲夫。聲隅子宜乎哉。聞而行之若人。視而行之若人。久而行之若人。頑然弗入者。獸夫人哉。聲隅子曰。富貴而不由其道。則不如貧賤。貧賤而不由其道。則不如禽獸。是以古之君子。有餘則不泰。不足則自如。一畝之宮。可以禦風雨。數畝之田。可以奉先祀。冠仁服義。講信脩睦。以親朋友。以和姻族。其自得也。雖有堯舜之位。不能屈也。則顏子其人焉。聲隅子曰。琅琅乎。昆弟宮商也。眞卿之拒希烈。杲卿之斥祿山。雖古之卓烈。未可右夫二子也。聲隅子曰。至矣哉。不言者。吾知其養言也。多言者。吾知其易屈也。自晦者。吾知其必明也。自柔者。吾知其必剛也。自狹者。吾知其必廣也。人之心不識者。其猶江海乎。嗚呼。千里之騅。不逢善馭。居於駑駘之乘。千金之璧。不遇玉人。混於塊石之間。材高乎衆人。行高乎舉世。不逢知己。有矣夫。謂我不知而躁者。亦愚之甚矣。聲隅子曰。女无妍媸。得幸則衆妬之矣。士无賢愚。得勢則衆嫉之矣。是知利之餌人也。速於影響。非夫博達變節者。則幾不陷於不道矣。或問人道。何爲而可也。曰。无求而不求。无必而不必。餌之以利。有可取之宜。雜之以德。有自明之節。又曰何爲而不可也。曰。苟且以希進。沽激以求譽。悟憚以自損。盈溢以自持。

道德篇第九

自天地事无能捨之者。萃斯二柄而已。嗚呼斯人。以歸乎壽福。作道德篇。

聲隅子曰。道德之易行也。仁義之易脩也。而人之不脩且行者。何哉。處衆人之所疾故也。聲隅子曰。虎豹雖猛。不依於无林之野。知幾之士。不入於无道之邦。故知血流漂杵者。未必无君子也。比屋可封。未必无小人也。蓋去就之殊。而死且生矣。聲隅子曰。視夫謙者。則遜養之禮生。觸夫勇者。則剛猛之性逸。嗚呼。人心无常。有是者哉。故君子熟之而後思。議之而後言。則其行也不悖矣。嗚呼。視錦繡而不恥乎被褐者。吾知其可階於聖人之域矣。嗚呼。人心不同。其猶草木焉。七十子之歸於孔子而无閒言者。非有黨也。蓋道之勝矣。聲隅子曰。嗜慾之固人也。其猶膠漆焉。使仁義之心有如是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人之道。何其艱也。對曰。跋遐途而後知力之不任。學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強則塗不至。智不勉則道不明。今也怠夫。其後也果悔。聲隅子曰。溯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材易其秀。君子履道。无躁世之弗腆。无尤人之不諗。生雖不遘。名亦隨昌。聲隅子曰。力耕者不以生民之心爲心。而生民在其中矣。蓋勢之逼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聲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不可忽斯。對曰。履捷塗。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有淹汨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聲隅子曰。小善不足以蔽身。勿以小善而自怠。小惡不足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慝作。晶熒不滅。爝火焚於高原矣。聲隅子曰。道爲庶功之筌。德爲衆正之宗。靜久則用息。故立之以道。道極則

志煩。故鎮之以德。聲隅子曰。君臣亂。則觸擾生。父子亂、則悖逆成。兄弟亂、則離閒興。朋友亂、則黨與傾。長幼亂、則和順喪。夫婦亂、則義愛亡。此六者。故聖人大爲之防。或問表世之俗。何者爲先。聲隅子對曰。述言者。不及安仁。安仁者。不及樹德。故樹德者。爲天下表焉耳。

三王篇第十

王協其王。民心繹順。位不崇德。衆斯救焚。惟皇建極。允克厥終。作三王篇。

聲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爲心。而天下歸之。五伯以生民爲心。而生民違之。蓋脩與否故也。聲隅子曰。有堯舜之資。而不能脩者。秦政也。有周公之績。而中易者。王莽也。嗚呼。餌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故知始而善者。善之飾也。終而善者。善之德也。聲隅子曰。天子任乎三公。三公任乎庶官。庶官任乎庶民。庶民任乎庶物。故庶物不集。則罪於庶民。庶民不安。則罪乎庶官。庶官不正。則罪於三公。三公不明。則天子之憂也。雖有九重之深。萬方之廣。不得而宴居矣。是知冠不加於足。履不飾於首。庶位非其材者。不可以私之亂。天下之大。畢於是矣。聲隅子曰。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始終者。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或問爲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護之以皁廄。伺之以芻粟。嚴之以靷韁。控之以善馭。之遠則遠。之近則近。之孰爲而弗若也。聲隅子曰。甚矣哉。或人之樂事也。終日爲吾所爲。則絕默而无聞。旋踵不爲。而天下九之矣。財豐者。用益勞。祿厚者。責彌重。其來久也。聲隅子曰。力弱者。勿任其厚負。

才卑者。勿尸其隆位。今雖少安。其後也必悔。或曰。彼以是道而耦。子之是道而違。曷若釋此而保彼者。或對曰。背逆而效順者、有矣夫。未有背順而效逆者也。聱隅子曰。女以色而事人。時過而恩斯替矣。或問君子之道。聱隅子對曰。出處的乎時。語默的乎義。亨塞的乎命。屈伸的乎人。嗚呼。百慮之所非。不如一賢之所是。百賢之所是。不如一佞之所非。或問近世之文。誰爲可者。對曰。其有人焉矣。曰何人也。曰柳荆州得文之心髓。而思慮傷氣。枝微得文之耳目。而視聽未極。孫漢公得文之骨幹。而血脉多滯。張晦之得文之齒牙。而咀嚼傷齶。胡宿得文之咽喉。而聲音未暢。孫鄰幾得文之胷臆。而捥擲不和。种隱居得文之手足。而掉動靡安。潘舍人得文之眉目。而氣色不正。胡祕書得文之膚藻。而內關疾亟。又問其次。曰嬰搏而已。雖有四支五內。而未達於用。使其加冠世室。則吾有望焉。嗚呼。五代生靈。湯而火之。我太祖、太宗。遏其沸而絕其薪膠。四海之濁浪。變戎衣於甫掖。眞宗二十餘年。斥三面之刑網。今上之黜陟邪正。於古明主。或无愧焉。

右聱隅子二卷。宋黃晞撰。桉晞字景微。蜀人。好讀書。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以禮聘之。固辭。嘉祐中。韓忠獻爲樞密使。薦爲太學助教。受命而卒。子甚魯。所著書多散佚不存。唯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十篇傳於世。見於書錄解題讀書附志。傳是樓徐氏宋刻書目亦有之。近從書賈搜得宋本。季滄葦及健菴各有圖記。知卽傳是樓藏本也。時吾友鮑君以文。方刻叢書。亟命元照齎示。俾刻入第十五集。以廣其傳。刻旣成。爲識於末簡。乾隆壬子暮春。芳椒堂主人嚴樹蕚題。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公是弟子記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徐壽齡）

徐壽